2015年11月6日 / 星期五 / 责任编辑 / 苏盈盈 / 编辑 / 陈良和

沙渎村有四座石棚墓，最早为商周时期

它们或为古代部落首领坟地，大量的问题有待考证

■记者 董国夫

我市是浙南一带石棚墓最为集聚的地方，据《浙南石棚墓调查发掘报告》统计，我市共发现44座，其中4座便坐落在塘下镇沙渎村。

石棚墓是古代墓葬的构筑形式之一，这种用巨型石块做墓壁并封顶的墓，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的一种墓葬形式，在考古学上属“巨石建筑”类型。那么，为什么在沙渎会出现4座石棚墓？它们是什么时候被发现的……记者带你一起去探秘。

瑞草M1一角被破坏

瑞草M2石棚墓

杨梅山石棚墓

杨梅山石棚墓发现于1989年 与棋盘山石棚墓同一时期被发现

时间回到1989年的一个夏日，平静的沙渎村突然来了几个陌生人，他们一来便问仙人岩的位置。仙人岩是沙渎村民对村北首杨梅山上一块巨石的称谓，虽然不知道他们有何目的，但是热情的沙渎人还是将他们引到了杨梅山上。

原来这几位陌生人是浙江省文管会的考古工作人员，从1983年开始，浙江全省开展文物普查工作。因为1956年在莘塍岱石山发现过石棚墓，他们便在瑞安一带展开了调查，听说沙渎一带有仙人岩，便慕名过来考察。

仙人岩呈方形，完全暴露在山体上，石头下面可以看到一些块状的小石头，形成一个个低矮的空间。据沙渎石棚墓文保人员陈理平回忆，由于杨梅山其他地方没有像仙人岩这样巨大的石头，为此村里人一直它视为神圣的事物，故称其为“仙人岩”，小时候他和其他孩子经常来到这里，躲到仙人岩下方的石洞里。

见到仙人岩之后，这几位陌生人既兴奋又忧伤，兴奋的是仙人岩的布局像极了石棚墓的结构，忧伤的是仙人岩的一角已被严重破坏。

“就在考古人员过来的前一段时间，村里有个人要修祖坟，将东边一半的石头凿开了，只剩下了一部分。”陈理平说。

随后，考古人员便展开了考古工作，在仙人岩附近采集到了原始瓷盅式碗残件和石镞各一件。原始瓷盅式碗呈扁圆筒式，口唇有一周上旋凹弦纹，内底上有密集匀称的螺旋纹；石镞则保存完整，横断面呈扁菱。

经研究，这两件遗物大概是春秋中晚期的物件，杨梅山石棚墓也成了继莘塍岱石山石棚墓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，和马屿棋盘山石棚墓为同一时期被发现。

陈理平介绍，后来，那位曾破坏仙人岩的村民知道它是文物，便用水泥石块将破坏的部分修复完整。

2012年又发现3座石棚墓 将当地墓葬时间推至商周时期

13年后，也就是2012年10月份，浙江省考古所原所长陈元甫来到瑞安，复查我市一带的石棚墓。为了拍摄杨梅山石棚墓在山中的大概位置，在陈金喜、陈理平等文保人员的带领下，来到杨梅山对面的草儿山。

在拍摄时，文保人员向他说起在草儿山上，也有几块大石头，和杨梅山石棚墓很相似。陈元甫听闻，马上前去察看。陈元甫到现场一看，当场认定这些大石头为石棚墓无疑，原本想当天回去的他，决定留下来开展考古工作。在接下来的3天里，陈元甫一直驻守在草儿山上。

草儿山石棚墓位于草儿山山冈东首，山势低矮平缓，从山脚往上步行两三分钟，便看到平缓处有3块呈“品”字形大石头。

位于最上方的一个石棚墓也是最大的一个（专称瑞草M1），呈扁平厚大状，最长处2.8米，最宽处2.3米，上下基本平整，厚薄大体一致，为0.6—0.8米。另外两个则分列其5米处，左右各一个，形状比瑞草M1要小。其中，位于瑞草M1东北方的瑞草M2最长2.2米，最宽1.63米，厚0.33米；而位于东南方向的瑞草M3最长2.4米，最宽1.67米，厚0.45—0.7米。

由于这3个石棚墓位于两座现代坟墓之间，均有不同程度的破坏。瑞草M1在三者中是保存最好的，除西侧和东北角略有破坏外，其他保存完好；破坏最重要的是瑞草M3，一块石头已分裂成好几块，打砸破坏的痕迹十分明显。

“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草儿山上曾被建设成一个茶园，这些石头周边都种满了茶树；再加上草儿山是我们村重要坟墓场，有人曾想用这些石头修建祖坟，所以破坏得比较严重。”陈理平解释道。

陈元甫在这3座石棚墓周边发现了一些原始的陶器残碎片，瑞草M1处就发现了20多件，其中有印纹硬陶和着黑硬陶片等。经鉴定，这些陶器残碎片产自商周时期，由此将沙渎石棚墓的历史推前了几百年。

草儿山石棚墓出土的陶器残碎片

石棚墓或为部落首领墓地 很多信息有待考证

虽然从石棚墓出土的陶器残碎片上能推断出石棚墓的年代，但是仍有很多问题有待考证。在两三千年前，这里生存着怎样一支部落，这些巨大的石头是如何被搬运至山上？目前都无法知晓。

“几千年前，塘下地区还是一片汪洋大海，在古时，沙渎、银岙一带被称为帆游乡，可以推测这一带应该是塘下地区较早的一片陆地。”文保人员陈金喜说，沙渎村原名澥渎。“澥”从水，本义为水尽；“渎”，为水沟之意，亦泛指河川，“沙渎”两字相当于河水尽头的意思，如果是海边，便是沙滩。

他介绍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村中开始兴建房子，在打地基时，经常会挖出一些贝壳类的海中之物，足见现在沙渎村中房屋密集的地方，原先也处于深海之中。

“我们的祖先当时可能就生活在草儿山、杨梅山上，为部落群聚方式生活，而石棚墓应该是部落首领的墓地。”陈金喜推测。

此外，杨梅山石棚墓和草儿山石棚墓都位于山上，观察这两座山体，除了石棚墓外，周边并没有存在大量的大型石头，从而可以推论，这些石头都是从别处搬运过来的。

据考古发现，石棚墓广泛分布于世界上许多国家，欧洲的西班牙、葡萄牙、法国、英国等、非洲的阿尔及利亚、亚洲的印度、日本、朝鲜、韩国等都有石棚墓，特别是与我国相邻的韩国、朝鲜和日本，存有大量的石棚墓，尤以韩国南部分布最多，已达3万多座。在中国，则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的辽宁和吉林，南部的浙江。而在浙江地区，则以浙南为主，包括现在已破坏和已发掘的在内，迄今仅58座，分布在瑞安、平阳、苍南、仙居等地，其中瑞安最为集中，共有44座，岱石山占据36座。

陈金喜曾看过一些石棚墓，这些石棚墓都位于山麓或者山丘上，周边大型石头并不多，将石头搬运到山上难度很大。据悉，在东北地区，由于天气寒冷，古人曾将水冻成冰块，因为冰块平滑，便将石头放置在冰块上，一步一步往上运输。

“搬运如此大型的石头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，如果不是部落中有头有脸的人物，是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的。”陈金喜说。

另外，在石棚墓的研究中，还有大量的问题有待考证，比如浙南石棚墓和东北地区乃至韩国、日本等国的石棚墓有何渊源、南方一带为何只在浙南一带出现石棚墓等问题，至今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。

4位文保人员共同守护 修建工程是为了更好地保护

在沙渎村，除了石棚墓外，还有另一处文保单位：陈氏古墓群，目前由陈金喜、陈理平、陈再仁、陈文统4位文保人员共同来保护。

在草儿山脚下，有一条两三百米长的水泥路，之后便是石阶，石阶一直通到草儿山石棚墓边。

“因为草儿山石棚墓和我们陈氏古墓群相隔并不远，所以从2013年就开始修建工程，更好地保护好文物。”文保人员陈文统说。

如今，这里的工程修建得已初具规模，去年种植的树木，现在长得郁郁葱葱。“我们还想在这里建一个200多平方米的管理房，在石棚墓周围建造围栏。”陈文统说。

由于多年从事文保工作，也使得他们从原来的“门外汉”变成了半个“专家”。陈金喜曾经营自动化仪表生意，从2005年担任文保员开始，他便将企业交给子女打理，自己则一心扑到了文保工作中。

为了掌握更多的文保知识，他收集了大量的考古历史书籍，还时常跟着专家组到各地实地考察学习。

“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，一旦消失就不能恢复。我们不能让祖先的遗产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，保护文物，应该是我们一辈子的事业。”陈金喜说。